

烟台故事

英勇不屈的于明臣

程绍堂

于明臣，1918年出生于招远市夏甸镇马家村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不久便担任了村自卫团团长。1940年2月，于明臣担任第四区抗日自卫团副团长。得到重用的于明臣工作更加积极，深入各家各户发动群众减租减息，组织农民办夜校，对敌斗争有勇有谋，身先士卒。

1941年2月，日寇在距马家村不远的夏甸安设了据点，经常对周围的村庄进行扫荡。于明臣决定组织大家与敌人进行斗争，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。他经常带自卫团破坏敌人的电话线，截获敌人的粮食和军用物资。

1942年初春的一个晚上，于明臣带领区武委会的三名同志去炮楼袭扰敌人。他们先在炮楼附近一隐蔽处安排了瞭望哨，然后身背地雷，与战友巧妙地靠近炮楼，选好了位置，将两个特大号地雷埋在了炮楼的要害处，然后迅速撤离到了夏甸镇的大庄子村。

拂晓时分，炮楼里传来了地雷的爆炸声。敌人似乎知道于明臣他们躲在大庄子村，竟然像恶狼一般直扑而来。于明臣等三人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，毫不畏惧。他们充分利用熟悉的环境，与敌人展开巷战，敌人丝毫得不到便宜。不幸的是，于明臣的大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，鲜血直流。战友们要背他突围，他坚决拒绝，并果断地命令说：“不要管我，快突围，我掩护！”

当敌人发现只剩下于明臣一人时，便张牙舞爪地叫喊着：“抓活的！抓活的！”

于明臣一边阻击敌人，一边把敌人引向战友撤离的相反方向。终因寡不敌众，他很快被敌人包围了。他将枪口对着胸口扣动扳机，枪却没有响，原来子弹已经打光了。想砸毁枪已来不及了，他迅速把枪藏好，然后拖着受伤的腿离开了藏枪的地方。刚离开不远，就被敌人抓了起来。

当天上午，于明臣被敌人带到了夏甸据点，关进了一间屋子里。他躺在床上正想着如何对付敌人的审问，忽然进来一个妖艳的女人，一声不响地坐到了床边，伸出一只纤细柔软的手抚摸着明臣的脸颊。于明臣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，睁开眼睛一看竟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便厉声喝道：“你快滚出去，哪来的妖精！”女人笑而不答，仍然坐在床边不动，微笑着说：“火气还不小呢！”边说边向于明臣靠了靠。于明臣再也忍不住了，一翻身从床上跳到地下，怒视着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。

敌人见美人计不成，立即将于明臣带到了刑审室。一个翻译对于明臣说：“你可要想好了，这里的刑具可不是摆着看的，还是快说实话吧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！”于明臣用鄙夷的眼神斜视了一眼这个不知羞耻的汉奸，只回答了一个字：“哼！”

敌人见于明臣软硬不吃，便开始对他动用酷刑，灌辣椒水、坐老虎

凳，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了。一次次的酷刑折磨，使于明臣一次次昏死过去，可他始终紧闭着双眼，一声不吭。朦胧之中，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睁眼一看，是汉奸李同（伪区长）。这个汉奸，为日寇卖命可谓不遗余力，干起坏事来，手段极其残忍，不知祸害了多少老百姓。于明臣心生一计，决定借机利用日本人

之手，除掉这个铁杆汉奸。敌人见于明臣醒了过来，又开始审问他。于明臣对鬼子说：“让他们都出去我就说。”李同和伪军们都被赶出了刑审室。

鬼子小队长说：“现在只有大日本帝国的人了，你说吧，到底是谁带头破坏炮楼的？八路的队伍在哪？你的同伙都有谁？”

“我只知道一个人。”
“谁？”
“李同。”
“胡说！李同是区长，他是帝国大大的好朋友！”

“你们被他骗了，他是共产党、八路军派进去的，你们每次下乡扫荡，他都事前把情报送给我们，我们根据他的情报，该打就打，不该打就不打。如果你们出动的人多，我们就不正面袭击，你们出动的人少，我们就集中力量袭击你们。情报都是李同送出来的……”

奸诈多疑的鬼子小队长听了翻译的这番话后，双眉倒竖，脸色铁青，气得直喘粗气。因为，近期鬼子屡屡遭受八路军的袭击，吃了不少苦头。为此，他一直心存疑惑，对李同有所怀疑。经于明臣这么一说，他觉得有道理，于是下令把李同带到刑审室，不容分辩，就动用了重刑。李同连声喊冤，可鬼子小队长根本不听，李同很快被折磨得昏死过去。

鬼子轮番对李同和于明臣进行折磨，结果一无所获，便将于明臣和李同一起押往掖县（今莱州市）庙后村，送交到上级审讯。

于明臣知道，自己一旦去了庙后村日寇据点，必定是有去无回。于是，他琢磨着绝不能便宜了鬼子，临死也要抓个垫背的。于明臣对去往庙后村的这段路太熟悉了，哪里可以打伏击，哪里适合埋地雷，了如指掌。他与战友们在这条路线上跟敌人周旋时曾埋设了许多地雷，炸死过不少日伪军。今天，他要设法把敌人引进雷区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于明臣边走边观察搜寻着埋地雷的地方。终于，他发现路旁埋有一颗大地雷，心头暗喜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他突然冲向埋有地雷的地方。敌人以为他要逃跑，便一拥而上去抓他。

“轰——”一声巨响，好几个日伪军当场毙命，其余的敌人吓得缩成一团，不敢动弹。于明臣身受重伤。

于明臣被押到庙后据点后，气急败坏的鬼子对他进行了更加残暴的审讯和野蛮的酷刑。最终，黔驴技穷的敌人将年仅28岁的于明臣杀害了。

胶东反投降战役纪事

刘宗俊

1941年，是胶东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一年。3月14日，中共胶东区委成立“胶东反投降战役指挥部”，山东纵队三旅旅长许世友任反投降战役指挥，胶东区委书记林浩兼任政委。

“胶东反投降战役指挥部”成立当日，福山县委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胡家乔召开联席会议，根据上级的通知精神，决定福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由秘密转为公开。

1941年3月15日夜，胶东反投降战役打响。16日，地处大沽夹河北岸、狮子山前怀的谭家庄村大集，县委、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指示，在谭家庄村扎台召开群众大会，张贴《告全县同胞书》，公开宣布福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，驻地设在胡家乔村。《告全县同胞书》阐述了我党我军的政策，揭发了陈昱反共反人民的罪行，阐明抗日民主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府、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。《告全县同胞书》还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号召全县人民拿起武器投身抗日的伟大斗争。

3月18日，第五支队司令员王彬从昆嵛山一路挥师向西，直插观水，在福山县大队的配合下，采取打援、打观水据点和打陈昱的县政府三路合击的方式推进。

陈昱的县政府设在观水北面的一个村庄，里面本来驻有陈昱部的主力3营，但不巧的是，该营在营长姚镜海的带领下已去增援桃村，致使该营侥幸逃脱。八路军把陈昱的县政府砸烂，救出所有被关押的干部及群众。

观水据点由陈昱苦心经营一年多，内部暗堡重重，易守难攻。我军不敢轻敌，战前派胡铁生化装进入观水村做了侦察。战斗中，5支队某排排长王德和率领战士们冲在最前，连克顽军数座碉堡。就在快要接近据点中心时，一个建在一块天然巨石之上的暗堡突然“哒哒哒”射出子弹，挡住我军前进的道路。王德和身体贴地，红着眼睛大吼：“加大火力！”随即匍匐接近暗堡，看准枪眼投进了一颗手榴弹。随着“轰”的一声爆炸，敌机枪瞬间被炸哑，王德和也被震昏过去。恍惚中，王德和感觉又有有机枪在头顶上“哒哒哒”响，就憋了一口气“忽”地站起来，一把抓住滚烫的枪筒往外拽，把敌人的射击手拖出了一截身子。这时，暗堡里投出了一颗手榴弹，王德和的鼻子被炸，抱着机枪倒了下去。我军趁机发起冲锋，拔除了这座暗堡。

经过数小时酣战，陈昱带领不足百人的残兵败将一路逃窜到牟平埠西头的苗占魁部。同月21日，苗占魁部又被八路军山东纵队5支队歼灭，陈昱又西逃投奔莱阳赵宝原。

胶东反投降战役打红了胶东半边天，胶东抗日根据地由此连点成片。

往事如昨

一件旧军装

张凤英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全国最时尚的服装就是军装。那时候不管男女老少，都以拥有一件军装为荣。当时我正在中学读书，看见不少同学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来上学，心里十分羡慕。怎样才能拥有一件军装呢？我琢磨了很久。

有一天，我在北京的姑奶奶来信了，说想吃莜面，让我寄一些给她。我脑子里灵光一闪：姑奶奶家都是当兵的，他们是军人家庭，向他们索要一件旧军装，应该会得到满足。于是，我赶紧给她寄去5斤莜面，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心愿。

一周后，姑奶奶寄来一个包裹。我急忙打开，看到一件洗得发白的男式旧军装。虽然我穿上稍显宽大，但依然很高兴。姑奶奶在信上说：“家里没有新军装，这是一件你表哥穿过的旧军装。他在新疆当连长，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指战员，希望你向他学习，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学习文化知识，将来长大了也去部队锻炼锻炼。”

看了姑奶奶的来信，我非常激动，萌发了去部队当兵的想法。我天天穿着旧军装去上学，激励自己好好学习，时刻准备着当兵。上学的路上、在学校的操场上，我都能感觉到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旧军装除非洗了没干，平时我都舍不得脱下来。

1971年7月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学校招兵，我赶紧报了名。

当时我对建设兵团并不了解，唯一吸引我的，就是建设兵团的建制跟部队一样，也有连、排、班的建制，每年发一套军装、被子、胶鞋等，和部队的生活一样。当时来招兵的廖参谋对我们说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原北京军区管辖，平时务农，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打仗，是亦兵亦农的。

招兵对身体素质要求比较严，当时我身体其他方面都合格，唯有眼睛不达标。第一次发红榜，没有我的名字。我很着急，穿着那件旧军装去军分区招待所找廖参谋。我说：“廖参谋，我裸视不达标，可是我戴上眼镜就达标了，射击准确，能消灭敌人就行了呗。”当时学校有军训课，射击成绩考核，我三发子弹打了27环。我把这个成绩单给廖参谋看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让我参加第二轮体检，结果我戴上眼镜视力达标了。第二批发红榜，我榜上有名。就这样，我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离开家的时候，我穿着那件旧军装，当时它已经被洗得很薄了。就这样一件旧军装，弟弟想跟我要，我还不舍得给他呢！

到达连队以后，连队给我们发了新军装，一个人两套，一套冬装一套夏装。我们女战士的夏装是女式小翻领的，冬装是男式的，有风纪扣的那种。我把那一套男装和军用棉袄寄给了弟弟，弟弟收到这些礼物非常高兴。而那件旧军装，被我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箱子底下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那时候我想：如果有一天我在战斗中牺牲了，成了英雄，那件旧军装，一定会出现在兵团的历史博物馆里。

在建设兵团的两年多，我不仅在战斗班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穿着军装干活，就是当了小学教师以后，也天天穿着军装给学生们上课。那些牧民的男孩子特别羡慕我的一身军装。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我身穿军装站在学生队伍的前面，一声令下：“立正！”学生们穿着蒙古袍子，整齐地挺直了腰板，一个个英姿飒爽，都向我投来尊敬、羡慕、佩服的目光。我的自豪感爆棚了！

参加工作后，我穿过各式各样的时装，可是在我心中，哪一件衣服的份量都不如军装重。一件旧军装，记录了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。